

直養而無害：孟子論養心之道

廖曉焯

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

學界有關孟子心性論的研究，多聚焦於性善論及其倫理學意涵的探討，與之相關的工夫論問題，則尚未得到充分地關注和討論。這與心學自身的特色或有很大關係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孟子一系心學言工夫，無非就是「求放心」、「先立乎其大」或「致良知」；因此，心學工夫論也常遭致過於「易簡」而不夠「切實」之譏。如朱子即曰：「孟子言操舍存亡，**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**，只操之、求之便是。」明儒王道（1487-1547）亦有類似的質疑：「孟子開口說心，似若切矣，然求放心而**不言所以求之道**；言先立乎其大者，而**不言所以立之道**；言操則存、存其心，而**不言所以操存之道**；七篇之中，諄復於擴充發用之端，而**闕略於涵養本原之實**，**求其近裏著己如孔門求仁之說者不多見也**，將使學者何處下手？」一定意義上，我們的確可以說孟子並未如宋明諸儒那樣將工夫的問題作顯題化（*thematization*）的處理，但若說孟子思想中隱含了一套關於工夫的想法，亦是不爭的事實。不過孟子常常是透過譬喻（*analogy*）的方式來表達他對工夫的理解，這也正是孟子思想中工夫的向度不易把握的緣由所在。孟子如此處理並非無故，蓋因工夫關涉的是主體或生命自身的活動，不易經由抽象的、理論化的方式加以闡明，此所以孟子在論及「浩然之氣」時，亦歎曰「難言也」。譬喻則使得以某種間接地方式言說工夫成為可能，劉殿爵亦曰：「打譬喻往往是唯一有助於闡釋本質上隱晦難明的事物的辦法」。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嘗試通過對相關文字的解讀，以揭示其中所隱含的工夫論意涵。